公民抵抗

艾瑞卡·切诺维斯
马修·塞布尔 文

言晓义 译

本文作者艾瑞卡·切诺维斯（Erica Chenoweth）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法兰克·斯塔顿”（Frank Stanton）第一修正案讲席教授，同时也是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研究所（Radcliffe Institute）“苏珊与肯尼斯·瓦拉赫”（Susan S. and Kenneth L. Wallach）讲席教授。其最新著作是《论革命：当今世界中脱缰的政治》（On Revolutions: Unruly Politics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2022）

马修·塞布尔（Matthew Cebul）是哈佛肯尼迪学院阿什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非暴力行动实验室”领衔研究员，主要从事当代非暴力抗争运动动态的应用研究

译者言晓义毕业于北京大学，曾获台湾梁实秋文学翻译奖

中国民主季刊
第 4 卷 第 4 期
2026 年 10 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Z 世代为何崛起

编按：本文分析了全球范围内 Z 世代主导的社会动员浪潮，认为青年抗议运动的主要驱动力包括经济不安全、被排斥在权力体系之外，以及突出的腐败问题。青年广泛参与的运动可以形成强大的动员力量，但同时也面临严厉的镇压，而且往往难以在短期内解决深层次的结构性诉求。这些运动通常采取分散、没有统一领导的组织方式，这有助于运动迅速扩散，但也使谈判以及政治转型更加复杂。本文原载于美国《民主季刊》2026 年第 1 期（*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37, Number 1, January 2026, pp. 5-14）。

调查数据中有一个常见的发现，就是 Z 世代（Gen Z，通常指年龄在 13 岁至 28 岁之间的年轻人）正日益与政治疏离，并对民主制度感到幻灭。[1] 然而，青年动员一直是近年来世界不同地方推动政府变革、对政府治理失效问责的重要力量。仅在今年，从印度尼西亚到肯尼亚，从马达加斯加到秘鲁，一股“Z 世代抗争”的浪潮席卷全球。这类由青年主导的抗争，其结果有成有败：有的推翻了政府，有的迫使政府进行改革，也有的引发了暴力冲突和镇压。在塞尔维亚等地，青年主导的抗争至今仍在持续。

当今 Z 世代的抗争运动，其实延续了一种更为久远的历史趋势，就是社会抗争运动往往由年轻人推动。一项研究指出，在 1990 年至 2020 年间，以推翻在任国家领导人或实现民族自决为目标的非暴力运动中，高达 80% 均有大规模的青年参与。据估算，30 岁以下的年轻人至少占一线参与者的四分之一。[2] 2001 年推翻约瑟夫·埃斯特拉达（Joseph Estrada）的菲律宾“第二次人民力量运动”、2005 年将叙利亚军队驱逐出境的黎巴嫩“雪松革命”（the Cedar Revolution），

以及 2019 年促成奥马尔·巴希尔（Omar al-Bashir）垮台的苏丹起义，无一不是青年人积极参与一线行动、并在很大程度上由青年力量推动的典型例证。青年对既有治理模式的幻灭感看来是真切的，青年动员在挑战根深蒂固的权力结构上所展现的潜力也同样明显。

表——青年参与与非暴力运动成败，1990-2020

青年前线参与程度	无	有限	中等	广泛	合计
失败	3 (50%)	18 (60%)	43 (68%)	44 (44%)	108 (54%)
成功	3 (50%)	12 (40%)	20 (32%)	56 (56%)	91 (46%)
合计	6	30	63	100	199

资料来源：埃莉卡·切诺维斯等，《青年与 LGBTQ+ 群体在非暴力行动中的参与》（美国国际开发署，2023）。

注：观察单位为目标最大化类型非暴力运动。卡方检验 Chi2(3) = 9.655，Pr = 0.022。

当今，Z 世代正在崛起。究竟是什么在驱动 Z 世代的抗争？这些运动与过往的抗争浪潮相比又有何不同？年轻的行动者们能否抵得住威权主义的逆流、催生新一轮的民主变革，抑或终将受到阻挠而难以有所作为？这些运动到底算不算民主运动？日益高涨的青年动员，又为未来的岁月预示了怎样的图景？本文将当前的 Z 世代抗争置于比较的视角之下，就青年主导的大规模动员所蕴含的希望与风险进行简要的观察。若历史可作指引，那么扭转全球民主倒退的努力，极有可能与世界各地青年运动的命运息息相关。

贪腐激起全球民怨

驱使年轻人走上街头的诱因不一而足。青年群体在经济动荡时尤为易受损害；经济停滞不前使年轻人长期陷入失业的泥淖。即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毕业生，也难以实现向上流动的梦想。2010 年的突尼斯就是如此：经济低迷、血腥镇压，以及政府滥权枉法等多重打击交织，令挫败不已的年轻人因小摊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的自焚而群情激愤，最终引发了“阿拉伯之春”。[3] 此外，众所周知，青年在正式的建制政治中缺乏代表性，老人政治体系（gerontocratic political systems）将年轻一代排斥在掌控其命运的权力殿堂之外。[4]

Z 世代的抗争运动正是这些趋势的集中体现。许多爆发 Z 世代抗争的国家都存在经济持续疲软、青年失业率高、年轻人口不断膨胀的问题，而当权者却是一群年龄远高于国民平均线的政坛老朽。例如，尼泊尔的青年失业率高达约 20%，摩洛哥更是达到了惊人的 35%，两国经济都曾遭受新冠疫情冲击而陷入困境。[5]

然而，Z 世代抗争真正的集结号似乎是“反腐败”：年轻人对政治精英感到怒不可遏 —— 这些精英在国家深陷苦难之际，竟毫无廉耻地收割着奢华特权带来的红利。在尼泊尔，网络上疯传的“官商二代”（nepo kids）炫富照片激起了民愤。在印度尼西亚，议员每月领取的住房津贴竟是最低工资的数倍之多，这一消息曝光后激起了抗议。2024 年在塞尔维亚，造成十多人死亡的诺维萨德火车站坍塌事件发生

后，年轻人纷纷走上街头，抗议者将这场悲剧归咎于政府腐败和玩忽职守。在秘鲁，针对长期存在的敲诈勒索和暴力犯罪现象，抗议者要求政府执法申冤，而这类犯罪之所以猖獗，正是因为政府与有组织犯罪明目张胆地勾结。在菲律宾，政府 7 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披露，原本用于防洪救灾项目的资金中，有超过 20 亿美元因腐败而流失，随后当地爆发了抗议。包括上述这些案例在内的许多迹象都表明，Z 世代正在反抗那些贪婪攫取、将自身特权置于公共利益之上的精英。

2025 年的反腐浪潮首先在亚洲蔓延开来：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尼泊尔的抗议者，他们都从此前斯里兰卡（2022 年）和孟加拉国（2024 年）的起义中获得了启发。[6] 反腐败运动在全球范围内引燃。从马达加斯加到秘鲁，全世界的 Z 世代抗争者纷纷以日本热门漫画《航海王》（*One Piece*）中的草帽海贼团旗帜为创意元素，加以变体，将其作为普通人摆脱腐败统治者、实现解放的象征。反腐败是一个能引发广泛共鸣的普世主题。而通过互联网与社交媒体日益加深的全球互联互通，很可能进一步促进了抗争跨越地域界限迅速扩散。

青年运动常胜，但有代价

过往的研究发现，青年对政治抗争的参与，与目标最大化类型（maximalist）非暴力运动的成功之间存在着强烈的正相关——所谓目标最大化类型非暴力运动，是指那些“旨在推翻现任国家领导层或实现领土独立”的运动。[7] 事实上，大多数拥有大规模青年参与的抗争最终都取得了成功，而没有大规模青年参与的案例则大多以失败告终（见表）。一项最新研究的结果显示，若一场非暴力运动拥有大规模

的青年参与（即所观察到的一线参与者中有超过半数是年轻人），那么其成功的几率会是青年参与度低的运动（青年占比低于 10%）的两倍以上。[8]

我们还观察到，青年参与程度与运动结束后的平等主义、自由主义民主程度之间存在正向关联。西里安妮·达鲁姆（Sirianne Dahlum）与亚当·波尼卡（Adam Bonica）特别强调指出，过去 70 年来，从韩国、台湾到东德，再到巴西，学生抗争在各国民主运动中一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9]

现代社会运动往往将去中心化奉为核心优势，因为年轻行动者倾向于摆脱僵化的层级领导体制，转而通过数字化组织建立广泛而松散的横向网络联接

为什么青年参与度高的运动更容易获胜？学者们认为，年轻人是投入度极高的行动者，能够运用新颖、富有创意的抗争战术，而且更有能力跨越固化的社会文化藩篱、建立起广泛的联盟。[10] 这种态势的例证不胜枚举：2013—2014 年“广场革命”（Euromaidan）期间，乌克兰学生在严寒彻骨的冬日里占领了基辅独立广场；2019 年“十月革命”期间，黎巴嫩青年跨越根深蒂固的宗派界限发起动员；2019 年香港抗争期间，青年以独具匠心的智慧不断创新抗议方式，以规避中国当局的监控网络。

然而，年轻人同样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最关键的一点在于，青年主导的运动往往与更为严厉的镇压呈正相关，尽管这些运动本身并不比其他运动更倾向于使用暴力。[11] 这一发现与拉格希尔德·诺达斯（Ragnhild Nordås）、克里斯蒂安·达文波特（Christian Davenport）

以及阿亚尔·费恩伯格（Ayal Feinberg）、伊德安·萨勒扬（Idean Salehyan）的研究遥相呼应——他们指出，威权政权及其安全部队将青年视为尤其具有威胁性的力量，因而倾向于对他们实施极其残暴的镇压。[12]

遗憾的是，当下 Z 世代的抗争完完全全印证了这一模式，其中许多运动均遭遇了致命的流血镇压。2024 年 7 月在孟加拉国，政府发动的血腥屠杀导致数百人遇害——然而，这场镇压很快引发了反弹（backfired），沸腾的民怨最终迫使总理谢赫·哈西娜（Sheikh Hasina）于 8 月仓皇流亡海外。在肯尼亚，抗议 2024 年《财政法案》的示威导致数十人丧生，次年又有数十人遇害，许多年轻行动者遭到安全部队绑架。当局企图借此压制异议，却最终未能奏效。摩洛哥安全部队残酷镇压了“Z 世代 212 运动”（Gen-Z 212 movement），逮捕了数千人并判处重刑。就在 2025 年底，坦桑尼亚大选后，当局对青年抗争进行了严酷镇压，酿成了逾千人死亡的惨剧。[13]

此外，即使青年主导的抗争成功推翻了独裁政权，年轻人的物质生活状况也未必因此得到改善。例如，一项研究揭示，青年参与抗争与随后几年青年失业率的改善之间，并不存在关联。[14] 尽管青年抗争与政治自由化呈正相关，但更换国家元首往往远比疏解最初引发抗争的深层次社会经济积怨要容易得多。当下的 Z 世代抗争，或许正走向与这一现实猛烈相撞的轨道——如果新政府最终不能兑现承诺、改善民生，那么在未来的岁月中，他们恐怕仍将面临一波又一波的社会抗争动员。

Z 世代是为了民主吗?

近期的多项研究表明，一个积极动员起来的公民社会，是抵御全球民主持续倒退趋势的重要力量。[15] 据此，熟悉相关研究的读者或许会推断，Z 世代的抗争是民众抵抗威权主义的一个积极信号，是正在崛起的、抵御全球非自由主义逆流的坚固堡垒。

不过，在预测 Z 世代抗争的民主化效应时，我们既有理由保持乐观，也有理由保持谨慎。民主的深化与巩固，固然是 Z 世代大规模动员可能带来的成果之一，但这场 Z 世代抗争中至少有四个层面的特质值得注意，它们应当促使我们冷静下来，避免对民主化前景抱有过度理想化的期待。

非暴力纪律

首先，近期的 Z 世代抗争能否完全秉持或恪守非暴力纪律，目前仍未可知。大量学术研究都指出，相较于诉诸暴力手段，非暴力抗争更能有力地促进民主。非暴力对于公众来说更具道德感召力与正当性，从而更能显著提升民众的参与度。以非暴力方式建立联盟，本身也体现了多元主义与宽容等民主核心价值，使亲民主网络能够跨越不同的重要社会界别进一步扩大，并且与持久的民主化进程相关。[16] 相比之下，暴力抗争则往往会削弱大众对运动的认同感，排斥潜在的参与者，并进一步强化社会对当局压制运动、打击异见行为的支持。[17]

需要说明的是，许多 Z 世代行动者在开展动员之初，都明确以和平抗

争为号召。例如，最初参与组织抗议、与“Z 世代 212”并肩行动的团体“摩洛哥青年之声”（Morocco Youth Voice），就曾发布一份宣示支持非暴力的行为准则，明确反对暴力与破坏公物行为。[18] 在马达加斯加，抗争最初也是和平进行的，但随着警方开始使用催泪瓦斯与橡胶子弹等更为强硬的清场手段，游行示威陷入了混乱。

无论运动组织者的初衷多么美好，以非暴力开局的抗争未必总能贯彻始终。在尼泊尔，一场声势浩大的非暴力游行迅速被暴力骚乱者裹挟。第二天，一群人纵火焚烧议会大厦以及一些知名政治人物的住宅，造成数十人死亡。类似的场景也在摩洛哥、肯尼亚和印度尼西亚出现——抗争者与安全部队爆发激烈冲突，纵火者则将政府大楼与警局付之一炬。许多抗争者实施的暴力显然是由国家的暴力镇压所激起的。然而，无论最初的导火索是什么，一旦与运动站在同一阵营的行动者开始对对手使用暴力，局势就可能迅速失去组织者的控制，使和平行动者被边缘化；与此同时，运动要么被更为激进的力量“劫持”，要么被反革命势力或政治温和派所孤立——后者或许支持变革，却绝不愿以暴乱为代价。[19]

在短期内，暴力抗争或许仍能迫使当局让步，正如在尼泊尔与马达加斯加所见的那样；但从长远来看，此类手段通常不利于建立持久而稳定的民主制度。[20]

去中心化的运动

Z 世代运动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其“无人领导”（leaderless）的

组织结构。现代社会运动往往将去中心化奉为核心优势，因为年轻行动者倾向于摆脱僵化的层级领导体制，转而通过数字化组织建立广泛而松散的横向网络联接。[21] 这使得现代抗争运动能够更迅速地动员起来，更及时地回应自发形成的基层民意，也更难以被彻底镇压。近年来的一些运动明确采取了这种组织方式，例如 2019 年香港反修例运动中的行动者们即是如此。

然而，即便是分散、没有统一领导（leader-full）的运动，也并非完全能够免受镇压，香港起义中许多核心组织者的亲身经历便说明了这一点。而且，这类运动虽然在适应性、灵活性方面可以有所得，却会牺牲联合的凝聚力与谈判的力量。缺乏一个集中的权威机构，运动可能难以确立并执行明确的行为规范，难以及时遏制暴力冲突，以免局势失控，也难以在谈判桌上作出具有可信度的承诺。鉴于通过谈判实现的民主转型往往最为持久，在这类谈判中拥有较为明确组织代表的公民社会团体，更有可能参与塑造国家未来的走向。[22]

算是“民主”运动吗？

第三，Z 世代的抗争运动的发起未必是为了民主本身（quademocracy）。诚然，某些 Z 世代运动明确以民主变革为号召。孟加拉国在 2024 年起义之后，正在进行大规模宪法修订。在秘鲁，一些知名行动者严厉抨击政府，称其为“披着民主外衣的独裁体制”，将去除腐败与建立民主制度视为休戚相关、不可分割的整体。[23] 在尼泊尔，Z 世代行动者以抗议为契机推动政党改革，希望让年长的政治精英退出政治舞台，提高青年人在议会中的代表性。

尽管如此，Z 世代抗争的核心驱动力，本质上仍源于社会经济不平等、贪腐以及用人唯亲等问题——这些诉求固然与“良好治理”（good governance）息息相关，却并非以民主本身为中心。例如，在摩洛哥，Z 世代抗争者要求的是政府加大投资、改善已经破败不堪的医疗和教育服务，而不是要求废除君主制。在马达加斯加，Z 世代抗议最初是针对总统安德里·拉乔利纳（Andry Rajoelina）而展开的，最终却以军事政变告终。如果新的军方领导政府能够解决供水和停电问题，抗议者是否还会抵制这一军事政权，这一点尚难以确定。[24]

简言之，尽管一些 Z 世代的抗议运动可能会以民主为主题，但民主本身未必是这些运动的首要诉求或根本动因（raison d’ être）。在大众叙事中，“民主运动”往往是一个笼统的说法，泛指反抗腐败政府的抗争，但观察者们应当保持谨慎，切勿在抗争者明确表达的不满之外，将特定的意识形态立场强加于 Z 世代运动上。[25]

转型期的引航

最后，政权转型期充满了不确定性。转型过程涉及权力斗争和复杂的政治互动，即使在形势喜人的情况下，前景也难以预测。反动势力更是常常会打断民主改革进程，使已经取得的进展出现倒退。

尽管一些 Z 世代抗议已经迫使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下台，但这些国家未来的走向仍未确定。孟加拉国在总理哈西娜逃往印度后陷入宪政危机，不过，临时政府目前似乎正朝着明年举行大选以及就宪法修订举行全国公投的方向推进（2026 年 2 月孟加拉国举行了议会选举和

宪法改革公投——译者）。在尼泊尔，由 Z 世代行动者通过 Discord 平台协调选出的临时政府，正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必须及时恢复秩序，以确保能在 2026 年 3 月举行安全、自由和公正的大选（尼泊尔于 2026 年 3 月 5 日举行了联邦议会众议院大选——译者）。[26] 在马达加斯加，新上台的军政府可能会巩固权力，但也可能再度面临新一轮的群众抗争。而在秘鲁，被废黜的总统迪娜·博鲁阿尔特（Dina Boluarte）的继任者何塞·赫里（José Jerí）虽承诺将严厉打击犯罪，但 Z 世代抗争者认为，整个秘鲁政治阶层都腐败、不值得信任，要求赫里辞职。

公民抗争领域的研究表明，在政治转型期内持续进行非暴力动员，是成功实现民主化的关键所在。[27] 若民主运动过早停止动员，便会为根深蒂固的精英阶层打开方便之门，使其得以破坏转型议程，并将青年行动者边缘化。沿着这一思路，Z 世代行动者可以从塞尔维亚的同龄人那里获得启发——后者已经持续动员抗议一年多，以持续不断的抗争发出一个明确而坚定的信号：在问责诉求得到充分回应之前，他们不会保持沉默。

与此相关的是，民主转型能否成功，也取决于民主运动的内部构成。例如，西里安妮·达鲁姆的研究指出，将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凝聚在一起、具备高度社会多样性的非暴力运动，不仅与民主突破呈正相关，亦与可持续的民主化息息相关。[28] 因此，Z 世代能否成功应对政权转型期的挑战，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其能否在包括青年、女性及少数族群在内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建立起实质且持久的紧密联系。[29]

Z 世代崛起

现有研究所揭示的核心脉络，正如一句广为流传的话所说：非暴力行动“是持续的运动，而非转瞬的时刻”（movements, not moments）。运动的成功，离不开战略布局、严明的纪律，以及长期坚持的坚韧不拔。在全球政治体制屡屡辜负年轻人期望之际，人数庞大的 Z 世代已经厌倦了置身事外、袖手旁观，这一点已经十分明显。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在全球民主倒退、政府面对大众运动通常占据优势的暗夜里，诸多 Z 世代运动竟成功撼动了既有体制，造成了巨大的政治震荡。[30] 然而，这些年轻的抗争者能否真正展现并长期保持成功的非暴力运动所具备的核心特质，仍有待观察。

展望未来，一个关键问题在于：Z 世代能否将街头抗争所积聚的势头，导入到正式的制度性政治参与之中。至少在民主制度下，选举政治是连接民主运动与持久政治变革的关键环节：民主运动正是通过选举政治，将以扰乱性行动所获得的短期政治杠杆，转化为能够长期延续的政治变革。然而，许多行动者对政党乃至政治本身都抱有深刻的怀疑。这完全可以理解——当今世界的年轻人早已对那些看似腐败到无可救药、又蓄意将他们排除在权力之外的既有政党与政治机构感到彻底幻灭。

就这一点而言，政治人物和政党在如何将 Z 世代的能量转化为积极的政治力量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那些真诚地与青年展开互动、赢得 Z 世代支持的政府或政治领导人，有可能获得巨大的政治收益。民主社会主义者佐赫兰·曼达尼（Zohran Mamdani）2025 年竞选纽约市

市长的历程，便生动诠释了这种潜在的青年政治力量。起初，曼达尼只是一名知名度不高的候选人；但他直接面向年轻人发声，为他们描绘了一幅“我们负担得起的城市”（a city we can afford）的动人愿景，严厉指责其主要竞争对手腐败透顶，并通过一场运用数字媒体的竞选活动与选民建立联系，从而与那些脱离现实的年长候选人形成鲜明区别。到了投票日，曼达尼面向青年开展的动员取得了显著成效，充满活力的年轻选民帮助他赢得了胜利。

归根结底，Z 世代或许正在经历一场全球性的政治觉醒。如今，年轻人构成了一个规模庞大且不断增长的人口群体——据估计，全球 10 岁至 29 岁的人口约有 28 亿，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如果年轻人能够继续借势而上，将这种势头转化为持续的政治参与，而僵化迟滞的政府也能够敞开胸怀，将年轻人纳入政治体系之中，那么 2025 年或许会成为世界事务发生深刻代际转型的起点。为了全球民主的未来，更广泛、更深入的青年参与已经刻不容缓。

注释

1 罗伯特·斯蒂芬·福阿等：《青年与对民主的满意度：扭转民主脱节？》[Roberto Stefan Foa et al.,“Youth and Satisfaction with Democracy: Reversing the Democratic Disconnect?,” Cambridge: Centre for the Future of Democracy, October 2020; Gerardo Berthin, “Why Are Youth Dissatisfied with Democracy?” Freedom House, 14 September 2023, https://freedomhouse.org/article/why-are-youth-dissatisfied-democracy.]

2 这些主张基于一项针对 1990 年至 2020 年间 209 起目标最大化类型非暴力运动中青年前线参与情况的最新跨国研究。数据在此处提供。详尽分析见切诺维斯等：《非暴力行动中的青年与 LGBTQ+ 的参与》[Chenoweth et al., *Youth and LGBTQ+ Participation in Nonviolent Action* (Washington, D.C.: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23), https://www.hks.harvard.edu/publications/youth-and-lgbtq-participation-

nonviolent-action.]

3 马克·贝辛格、阿玛尼·贾马尔与凯文·马祖尔：《分道扬镳的革命联盟之解析》[Mark R. Beissinger, Amaney A. Jamal, and Kevin Mazur, "Explaining Divergent Revolutionary Coalitions," *Comparative Politics* (2015).]

4 布里特·安拉尔等:《2025 年全球青年参与指数报告》[Brit Anlar et al., "The Global Youth Participation Index Report 2025," Brussels: European Partnership for Democracy, 2025.]

5 鲁达贝·沙希德、尼什查尔·邓格尔与沙克蒂·德西尔瓦：《尼泊尔起义的经济根源——及其对该地区的意义》[Rudabeh Shahid, Nischal Dhungel, and Shakthi De Silva,"The Economic Roots of Nepal's Uprising—And What It Means for the Region," *Atlantic Council*, 19 September 2025,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the-economic-roots-of-nepals-uprising-and-what-it-means-for-the-region/]

6 保罗·斯坦尼兰：《南亚政权何以接连垮台》[Paul Staniland, "Why South Asia's Regimes Keep Falling," *Journal of Democracy*, September 2025, https://www.journalofdemocracy.org/online-exclusive/why-south-asias-regimes-keep-falling/.]

7 埃莉卡·切诺维斯:《非暴力抗争的未来》[Erica Chenoweth,"The Future of Nonviolent Resista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31 (July 2020): 70.]

8 埃莉卡·切诺维斯等：《非暴力行动中的青年与 LGBTQ+ 的参与》[Erica Chenoweth et al., *Youth and LGBTQ+ Participation in Nonviolent Action*.]

9 西里安妮·达鲁姆：《街头的学生：教育与非暴力抗争》；亚当·波尼卡:《学生抗争在争取民主斗争中的力量：为何川普与全球威权主义者害怕校园行动主义》[Sirianne Dahlum,"Students in the Streets: Education and Nonviolent Protest,"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52, no. 2 (2019): 277–309; Adam Bonica, "The Power of Student Protests in the Fight for Democracy: Why Trump and Authoritarians Worldwide Fear Campus Activism," *On Data and Democracy*, Substack newsletter, 7 March 2025.]

10 乔纳森·平克尼与米兰达·里弗斯：《脆弱性与力量：对非暴力行动中女性与青年的思考》；西汗·埃尔达尔与杰奎琳·肯内利编：《德古意特青年行动主义手册》[Jonathan Pinckney and Miranda Rivers, *Precarity and Power: Reflections on Women and Youth in Nonviolent Action* (Washington, D.C.: U.S. Institute of Peace, 2021), https://www.usip.org/publications/2021/09/precarity-and-power-reflections-women-and-youth-nonviolent-action; Cihan Erdal and Jacqueline Kennelly, eds., *De Gruyter*

Handbook of Youth Activism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26).]

11 切诺维斯等：《非暴力行动中的青年与 LGBTQ+ 的参与》；达鲁姆：《街头的学生》[Chenoweth et al., *Youth and LGBTQ+ Participation in Nonviolent Action*; Dahlum, "Students in the Streets."]

12 拉格希尔德·诺达斯与克里斯蒂安·达文波特：《打击青年：青年人口膨胀与国家镇压》；阿亚尔·费恩伯格与伊德安·萨勒扬：《学生抗争、暴力互动与国家镇压》[Ragnhild Nordås and Christian Davenport, "Fight the Youth: Youth Bulges and State Repress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7, no. 4 (2013): 926–40; Ayal Feinberg and Idean Salehyan, "Student Protest, Violent Interactions, and State Repression,"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62, no. 1 (2025): 85–101.]

13 尼古拉斯·巴里约：《Z 世代抗争者的力量在坦桑尼亚遭遇致命武力》[Nicholas Bariyo, "The Power of Gen Z Protesters Meets Lethal Force in Tanzania," *Wall Street Journal*, 9 November 2025, https://www.wsj.com/world/africa/the-power-of-gen-z-protesters-meets-lethal-force-in-tanzania-f298adfb.]

14 切诺维斯等：《非暴力行动中的青年与 LGBTQ+ 的参与》[Chenoweth et al., *Youth and LGBTQ+ Participation in Nonviolent Action*.]

15 斯蒂芬·哈格德：《倒退：当代世界的民主衰退》；马修·塞布尔：《反抗民主侵蚀的非暴力行动：比较视野下的美国》[Stephan Haggard, *Backsliding*: *Democratic Regress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Matthew Cebul, *Nonviolent Action Against Democratic Erosion: The United Stat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h Center for Democratic Governance and Innovation, 2025), https://ash.harvard.edu/resources/nonviolent-action-against-democratic-erosion-the-united-states-in-comparative-perspective/.]

16 马库斯·拜尔、菲利克斯·贝特克与丹尼尔·朗巴赫：《非暴力抗争的民主红利》；丹尼尔·朗巴赫等：《非暴力抗争与民主巩固》；卢克·阿布斯：《非暴力抗争对内战和平转型的影响》[Markus Bayer, Felix S. Bethke, and Daniel Lambach, "The Democratic Dividend of Nonviolent Resistanc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53, no. 6 (2016): 758–71; Daniel Lambach et al., *Nonviolent Resistance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20); Luke Abbs, *The Impact of Nonviolent Resistance on the Peaceful Transformation of Civil War*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Center on Nonviolent Conflict, 2021).]

17 埃莉卡·切诺维斯与玛丽亚·斯蒂芬：《公民抗争何以有效：非暴力冲突的战略逻辑》；约纳坦·卢普与杰弗里·华莱士：《暴力、非暴力与国际人权法的效力》；皮尔斯·爱德华兹与丹尼尔·阿农：《多

方暴力：框架效应对抗争及支持镇压的影响》；西里安妮·达鲁姆、乔纳森·平克尼与托尔·威格：《支持非暴力抗争的道德逻辑：来自跨国问卷实验的证据》[Erica Chenoweth and Maria J. Stephan, *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 The Strategic Logic of Nonviolent Conflic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Yonatan Lupu and Geoffrey P. R. Wallace, "Violence, Nonviolence, and the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63, no. 2 (2019): 411–26; Pearce Edwards and Daniel Arnon, "Violence on Many Sides: Framing Effects on Protest and Support for Repressio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1, no. 2 (2021): 488–506; Sirianne Dahlum, Jonathan Pinckney, and Tore Wig, "Moral Logics of Support for Nonviolent Resistance: Evidence from a Cross-National Survey Experiment,"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56, no. 3 (2023): 326–62.]

18 费尔道斯·纳伊姆：《摩洛哥青年对破败体制说"够了"，计划于 9 月 27 日举行全国抗争》[Firdaous Naim, "Morocco's Youth Say Enough to Broken System, Plan Nationwide Protest September 27," *Morocco World News*, https://www.moroccoworldnews.com/2025/09/259678/moroccos-youth-say-enough-to-broken-system-plan-nationwide-protest-september-27/.]

19 汉娜·比奇:《一场 Z 世代革命如何失控恶化》[Hannah Beech,"How a Gen Z Revolution Spiraled Out of Control," 8 October 2025,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25/10/08/world/asia/nepal-gen-z-revolution.html.]

20 切诺维斯等：《非暴力行动中的青年与 LGBTQ+ 的参与》[Chenoweth et al., *Youth and LGBTQ+ Participation in Nonviolent Action*.]

21 塞伊内普·图费克奇：《推特与催泪瓦斯：网络化抗争的力量与脆弱性》；郑炜与袁玮熙：《多领袖动员的形成》；康秀妍：《无领袖运动的政治学》[Zeynep Tufekci, *Twitter and Tear Gas: The Power and Fragility of Networked Protest*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7); Edmund W. Cheng and Samson Yuen, *The Making of Leaderful Mobiliz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5); Sooyeon Kang, *The Politics of Leaderless Movements*, unpubl. ms., Loyola University Chicago, 2025).]

22 康秀妍：《无领袖运动的政治学》[Kang, *The Politics of Leaderless Movements*.]

23 丹·柯林斯：《"如有必要，我们将游行无数次"：秘鲁青年抗争者蔑视紧急状态》[Dan Collyns, "'We'll March as Many *Times* as Necessary': Peru's Youth Protesters Defy State of Emergency," *Guardian*, 25 October 2025,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5/oct/25/peru-youth-protesters-state-of-emergency-gen-z.]

24 关于 2024 年马达加斯加对军人统治支持率的民意调查数据，见 *Afrobarometer* (2025)。

25 马克·贝辛格：《民主革命的外表：乌克兰橙色革命中的联盟》[Mark R. Beissinger, "The Semblance of Democratic Revolution: Coalitions in Ukraine's Orange Revolu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7, no. 3 (2013): 574–92.]

26 提尔西·劳尼亚尔：《Z 世代如何在 Discord 上推翻尼泊尔领导人并选出新人的内幕故事》[Tulsi Rauniyar, "The Inside Story of How Gen Z Toppled Nepal's Leader and Chose a New One on Discord," *Wired*, 4 November 2025, https://www.wired.com/story/nepal-discord-gen-z-protests-vote-prime-minister-election/.]

27 乔纳森·平克尼：《从异见到民主：公民抗争转型的希望与危险》[Jonathan Pinckney, *From Dissent to Democracy: The Promise and Peril of Civil Resistance Transi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28 西里安妮·达鲁姆：《合力：社会联盟与民主革命》[Sirianne Dahlum, "Joining Forces: Social Coalitions and Democratic Revolution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60 (January 2023): 42–57.]

29 平克尼：《从异见到民主》；达鲁姆：《合力》[Pinckney, From Dissent to Democracy; Dahlum, "Joining Forces."]

30 切诺维斯：《非暴力抗争的未来》(Chenoweth,"The Future of Nonviolent Resistance."]